

品读三袁

袁宏道与董其昌:「性灵」与「师心」的共鸣

□ 余波

冬日的寒意和酷冷总容易扰人心神,想用书法求一份澄静。书法老师给我推来一本董其昌的字帖,指尖刚触到泛黄的纸页,砚台里的墨汁都似添了几分清冽,面对这位晚明书画坛的“一代宗师”,我竟生出些手足无措的敬畏。

董其昌(字玄宰,号思白、香光居士)在中国书画史上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,作为一代宗师,其绘画上以“南北宗论”影响数百年来画坛,书法则将文人书风的“淡雅”与“率意”推至巅峰,更因帝王青睐成为一代主流。特别是董其昌主张艺术创作的根源在于遵从内心的领悟与个性,而非机械模仿古人的外在形式的“师心说”,更是成为他艺术思想的核心。凝视着字帖上流转的笔墨,我忽然想起与他同时代的袁宏道,当“师心”的笔墨与“性灵”的文辞在晚明的时空相遇,这两位分属不同领域的文人,终因精神旨趣的契合,碰撞出跨越体裁的共鸣。

万历十六年(1588年),34岁的董其昌还是松江府的布衣书生,书画上已露锋芒,仕途却尚是空白。这年高僧憨璞在松江龙华寺讲禅,他赶去参禅,恰遇公安三袁中的袁宗道与袁中道。席间论及《中庸》“戒慎不睹”之理,董其昌忽道:“既戒慎矣,便落闻见痕迹;若真不睹闻,戒惧又无从起。”活音刚落,袁宗道已抚掌反驳:“戒惧是本心自觉,与外境无关。”董其昌这“主客相忘”的见解,让袁宗道生出摆脱俗见的共鸣,后来讲给弟弟袁宏道听,兄弟二人都觉此人可称知己。

袁宏道与董其昌真正见面,是在万历十七年(1589年)。这一年,董其昌高中进士,入翰林院做了庶吉士,从布衣一跃踏入仕途;23岁的袁宏道乡试得中,正准备赴京参加会试,带着少年登科的锐气。在京师的官舍里,两个年轻人相对而坐,案上一盏清茗,热气袅袅。董其昌没了布衣时的拘谨,仍带着书画人的淡泊;袁宏道有功名初成的意气,眼底却藏着追求自我的锋芒。他们不谈升迁门路,只论书画文章。董其昌说起临帖的困惑:“太似古人则失己,不似则失古”,这是他人仕后在笔墨中守心的挣扎。袁宏道当即接口:“作文亦是如此,摹仿秦汉终是他人影子。”茶烟漫过窗棂,一个在仕途起点上守护初心,一个在功名初成时坚守本真,两颗不愿被世俗磨平的灵魂,就在这一问一答间,找到了共鸣的频率。

这份共鸣,到了万历二十四年(1596年)愈发醇厚。此时34岁的袁宏道已通过殿试多年,在吴县做知县,整日被赋税、刑狱等案牍缠身,昔日少年锐气在官场琐碎里渐渐成了隐忍;42岁的董其昌在翰林院历任编修,虽未居高位,书画名却已鹊起,常为皇室题跋,在仕途与艺途间寻得了平衡。

袁宏道在吴县任上备受煎熬,唯有读书能得片刻喘息。一日偶然读到《金瓶梅》抄本,只觉“云霞满纸,比枚乘《七发》更有滋味”,压抑不住的欢喜与急切,化作一封书信寄往松江——那时董其昌正因父丧回乡丁忧,暂离官场的清静,让他更能懂袁宏道的精神困境。信里袁宏道追问:“后段抄本在何处?何时能得见全璧?”笔锋一转又添一句“独恨坐无思白耳”(思白是董其昌的字),字句里全是知己不在侧的缺憾。董其昌的回信,恰好补了这份遗憾。他虽直言《金瓶梅》“艳语过甚,决当焚之”,却细细分享了自己所知的传抄线索,字里行间尽是坦诚。

这份默契,被袁中道记在了《游居杳录》里:一次与董其昌夜谈,说起《金瓶梅》,董其昌先叹“艳俗”,复又赞“细节入神,真妙笔”——这种矛盾的评价,恰与袁宏道“喜其真,恶其俗”的心境相合。正是这份藏在文字里的懂得,让两人的情谊越走越深。

袁宏道的文字与董其昌的笔墨,恰似同一条精神河流的两岸,一岸是“性灵”,一岸是“师心”,终究都流向“真我”的海洋。

万历二十四年,袁宏道在《叙小修诗》里喊出“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”的主张,驳斥古派的文章是“抄书匠的活计”,说文字该带着体温从心底流出来。三年后,他读到董其昌“善学者师心不师道”的画跋,不禁抚掌大笑:“思白所言,正合我意!”

不是董其昌点醒了袁宏道,而是两颗都迫求真我的心,在不同领域发出了同频共振。董其昌临赵孟頫的字,临到七分形似便停笔,他在《杜诗秋兴八首》题跋里写:“赵吴兴不能如余之肖似,无本家笔也”,这“本家笔”,就是不愿被古法束缚的“心”。袁宏道写文章也是如此,《徐文长传》里“病奇于人,人奇于诗”的率性评价,《湖井游记》中“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”的质朴感悟,都像董其昌的笔墨一样,带着鲜明的“我”的印记。

董其昌曾赠袁宏道一幅小楷《雪赋》,笔锋清劲里藏着温润,题跋写“令人望而知为吾家书也”。袁宏道见了,回赠一轴《竹石图》,他虽不是丹青妙手,笔意却很率真,题字道“吾文自出胸臆,非从人借”。这份不怯于展露本真的自信,跨过了书画与文学的界限,让他们成了彼此懂的同路人。

若说“真我”是他们的精神底色,那“淡”,便是二人共同吟唱的审美歌谣。董其昌画山水,最忌浓墨重彩,他笔下的《秋兴八景图》,墨色轻淡如江南烟雨,远山若隐若现,近树疏朗有致,没有北宋画的刻露张扬,却自有“萧然出尘”的韵味。他在《画禅室随笔》里说,“淡”是“天骨带来”的,学不来,就像佛典里的“无师智”,“声色如娥,花光如颊,温风如酒,波纹如绫”,没有华丽典故,只用浅白文字就勾出了西湖的神韵;他寄信给董其昌,说“近来诗兴渐淡,却觉字字有味”,这份感悟,让董其昌在回信中写道:“笔墨亦然,淡到极致,方见真意。”

这份对“淡”的追求,在袁宏道的文字里得到了完美呼应。他最推崇苏轼的诗文,赞其“语淡而味终不薄”,厌弃那些堆砌辞藻的文章“如老妇涂脂,丑态毕露”。他写《西至西湖记》,“声色如娥,花光如颊,温风如酒,波纹如绫”,没有华丽典故,只用浅白文字就勾出了西湖的神韵;他寄信给董其昌,说“近来诗兴渐淡,却觉字字有味”,这份感悟,让董其昌在回信中写道:“笔墨亦然,淡到极致,方见真意。”

晚明的官场风雨飘摇,董其昌曾因党争辞官归乡,袁宏道也两度请辞,不愿在宦海中消磨心性。他们笔下的“淡”,从来不是避世的消极,而是乱世中的精神退守。董其昌以“画中烟云供养”安放澄明之心,袁宏道以“淡语”寄托真性情,那淡墨与淡文,是他们对抗俗世纷扰的铠甲,也是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。你懂我的笔墨留白,我懂你的文字闲韵。

这份默契的深处,藏着禅意的底色。晚明禅宗复兴,李贽的“童心说”如一道光,照亮了文艺界的迷雾,袁宏道与董其昌都曾在这道光中寻得慰藉。董其昌晚年以禅论画,提出“南北宗论”,将南宋画的“顿悟”与禅宗“明心见性”相呼应,说画画的最高境界,是心灵的觉悟,而非技法的堆砌。

袁宗道早以禅论文,说“文之不振,犹禅之不文”。他把禅宗“不立文字”的智慧,化成了文学的“去粉饰”,文章不必求形似,不必堆典故,只要写出本心,便是好文章。这与董其昌“画之道,宇宙在乎手者”的感悟,简直异曲同工。袁宏道则将禅意融得更透,他在《叙陈正甫会心集》里写“会心处不必在远”,见一片秋水便有“濠濮间想”,这份“物我两忘”的心境,与董其昌“以画为寄,胸中无一点芥蒂”的创作状态,本就是一脉相承。他们都懂,无论是笔墨还是文字,终究是心灵的镜子;而禅意,就是擦亮这面镜子的布,让本心的光芒清晰可见。

如今案上仍放着董其昌的字帖与公安三袁的文集,指尖划过纸页,还能触到那穿越百年的率真温度。晚明的风早散了,可他们的笔墨与文心,仍在时光里相互映照。袁宏道以“性灵”立文,董其昌以“师心”作画,未曾刻意效仿,却因精神同源而彼此印证。他们共同守护的“以心为宗、以淡为美”,不只是晚明文艺的一抹亮色,更是中国文化里动人的精神传承。最好的知己,不必朝夕相伴,只需以笔墨识心,以文心相照,便足以跨越千年,温暖岁月。

文学评论

一代闯海人的向光而行

——评朱必松短篇小说《蝶螭》

□ 周文昭

一位优秀的作家通常具备三重本质:思想的力量;旺盛的生命;质朴深刻的语言。

朱必松身上,无疑凝练着这一位优秀作家的这三种本质,而更令人称赞的是,那浸淫多年哲学思维中的缜密头脑。

作家朱必松最近发表在《天涯》(2025年第4期)的短篇小说《蝶螭》中,他化身朱小明,脱离自己并认识自己,跟自己对话。半生打拼,对生活对人生已然参透,用充满哲思性的语言表达出来,显示出其独特的语言驾驭功夫。对于在体制外生存的文化学者朱必松而言,生存犹如在丛林中艰难行进,没有顽强的疗愈再生能力,就无法活得像人一样的生活。小说《蝶螭》带有浓烈的自传性质,朱必松在书中这样写道:

“好在他像一条蝶螭,有着天生的再生能力。也就是这个能力,让他成了一个家乡人眼中的超级混账,一个垂而不死的人。”

“这个家庭里的所有人都认为朱小明有起死回生本事,就像两栖的蝶螭一样,有着非凡的再生能力。”

蝶螭再生的特性正与朱必松身上那种旺盛生命力的涌现相吻合,也是他能够在荆棘丛生的森林中生存的利器。

小说《蝶螭》以意识流为手,蒙太奇为镜,在朱小明对海南岛生活半生的回溯中,劈开一条记忆的逆流。少年时的莽撞与灼烫,青年时在文化江湖中赤手空拳的闯荡,中年时创业沉浮间的困顿与清醒——小说不依时序,却以电光石火般的场景切片,拼贴出一代“闯海人”的精神断代史。

这部小说不是线性的史诗,而是一场心灵的风暴。每一帧画面都历历在目,如在眼前,讲述着朱小明滴着汗水、沾着海水、浸着血水的生活历练,最终在时代浪潮中,站成一个不肯沉没的坐标,成为闯海人的一代文化符号与符号。

回顾自己的一生,朱小明在生活的困境中不断突围、探索、坚韧地成长。他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生存的欲望,怀着两种心:贪心与不甘心。他也要为之付出代价。

一方面,朱小明做着小布尔乔亚的梦,在城市的咖啡馆里,消磨时光,也饮尽孤独,憧憬着精致的极简主义。在生活的洪流中,他撞过南墙,栽过跟头,世界不是想象中的单纯,他想过高质量精致的生活,因而要为自己的贪心买单;野菠萝的尖刺,刺破了平庸的善良,他在放纵中得到疗愈。在面对得不到的爱情与情欲时,朱小明的不甘心却以哲学家的睿智却来冲淡、平复伤痕,让生命意志自由绽放,使他更看透了世界的内在运转的逻辑。

失明后的朱小明,被痛苦裹挟着,用一只眼睛,来寻找光明。“朱小明已经失去了一只眼睛,这是神对他的惩罚,但神又眷顾他,把他的另一只眼睛变成了双瞳,这似乎让他对这个世界的洞察力提高了,他看这个世界更加清晰更加透彻了。”他如蝶螭一般,具有超强的再生能力,一只眼睛失明了,智慧之眼得以生长,他的精神家园得到绽放,他没有“目眇眇兮愁予”,另一只显得重影的眼睛,却使他对世界的洞察力达到了“一目了然”,对自我的探索了然于心。

在小说的结尾,朱小明似乎总结了自己的一生的沉浮得失,对于人生、生命、死亡、爱情重新进行了梳理与思考,在回忆中得以重生,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属,得到了心灵的救赎。

“所有的时间和哲学都只是一种自洽的系统。这个系统可以帮助人从一片废墟之中,重新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,也可以通过繁殖与再生,让人拥有一双眺望之眼。”

在蒙太奇般的人生切片中,朱小明的形象被时光雕刻得棱角分明。他的坚韧是向命运抵住的脊梁;他的不屈是在生活泥沼中挣扎向前的本能,他的再生是对燃烧过去后的涅槃重生。

他在社会的夹缝中呼吸,每一次挣扎都带着生命最原始的力量。他对生命的凝视、对爱的追问、对社会规则的审视,都让他在破碎中构建起完整的人格图谱——不是被时代裹挟的影子,而是用思考对抗虚无的实存。这个形象之所以丰满,恰恰因为他从未完美,在生活的粗燥磨砺中始终保持种子的力量。

与众多作家截然不同的,朱必松有着深厚的哲学修养,也因此,他的语言具有极具个性特色。短篇小说在质朴的叙述风格中,时时迸发出充满哲思的良语佳句。

“但生活的南墙,才是人生最好的老师。”

“人生就像坐过山车,一会儿高,一会儿低,一半路程是天堂,一半路程是地狱。生活就是需要这样痛并快乐着。”

“人类的生命,没有可怕的深度,就没有美丽的水面。”

“每个人都只是生活中的一粒尘埃、一粒光子,可以忽略不计,但每个人都应该是一种独特的存在,像神一样独特的存在。”

“人们总是在忙碌中追逐未来,却忽略了眼前的美好。”

“死亡和睡眠可能就是一团黑暗的实验,人们正要通过它们彼此的相似而学习。”

“时间吞噬一切,却从不吐出什么。”

……

这些闪闪发光的句子,可以窥见尼采与康德的踪影,在朱必松的心里,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《蝶螭》中的朱小明,是改革开放浪潮中一代“闯海人”的精神缩影。他奔赴海南的足迹里,刻写着一代人的生存史诗——在探索中奋斗,在焦灼中松弛,在挣扎中走向坦然。他的生命轨迹,不仅见证了一座岛屿的历史转折,更折射出那些在时代缝隙中奔走的基层奋斗者、文化边缘人、社会零余者共通的命运图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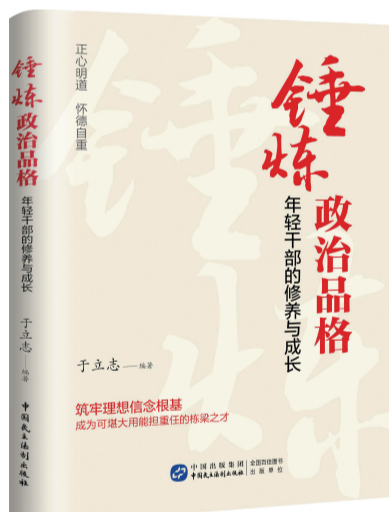
朱必松以文学的刻刀,将这段历史锻造成一枚深植于时代土壤的文化符号。在文学史的人物长廊中,“朱小明”必将成为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;他不只是一个虚构的角色,更是一代闯海人精神基因的承载者——带着野性的生命力,在荒芜中开辟意义,在漂泊中锚定存在。这一形象的树立,无疑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记忆谱系,增添了重量与回响。

这也是小说《蝶螭》为中国文学做出的最大贡献所在。

好书推荐

古今智慧交融 淬炼政治本色

——《锤炼政治品格:年轻干部的修养与成长》为新时代干部成长提供助力



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,年轻干部作为事业发展的生力军,其政治品格修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。近日,于立志编著的《锤炼政治品格:年轻干部的修养与成长》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重磅推出,为年轻干部锤炼政治品格、走好成长之路送上“精神大餐”。

本书作者于立志深耕党建图书撰写与干部教育图书多年,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。其作品部分获重要奖项,此次新作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务实风格与学术深度,为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提供参考。

全书紧扣年轻干部成长需求,以政治品格修养为核心,系统解答了“如何锤炼政治品格”“如何做人为官”等关键问题。书中既阐明了对党忠诚、理想信念、廉洁从政等政治层面的核心要求,也关注心怀感恩、沟通技巧、言行举止等个人修养的提升路径,全方位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、勇于担当的政治品格,激励年轻干部树立家国情怀、追求高尚境界。

在内容呈现上,本书兼具思想性与实用性。一方面深度挖掘古代官箴文化中的优秀思想,提炼修身律己、崇德尚廉的智慧准则;另一方面结合现代社会鲜活案例,通过中外典故、历史人物故事、党史故事等丰富素材,生动诠释治国理政经验与为人处世之道。48个专题层层递进,从修身立德到为民履职,再到担当奋斗,既提供积极引导,又包含警示告诫,论证翔实有力,可读性与说服力兼具。

作为党政通俗读物的力作,本书读者定位涵盖广大党员干部、公务员、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普通大众,将通过主流媒体宣传、红色教育基地建设、线上宣讲等多渠道推广。该书的出版发行,不仅为年轻干部提升道德修养、树立正确价值观与权力观提供了实践指南,也为各级党组织开展干部教育培训提供了重要资源,对于推动年轻干部成长为忠诚干净担当的栋梁之才、凝聚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具有重要意义。

读书心得

仰望璀璨星光

——品读《中华群星碰撞时》

□ 陈白云



嫌,闪现宽容友善的人性光辉;朱熹与陆氏兄弟的鹅湖之会,表明自由辩论才是思想进步的源头活水;王阳明创立心学、李贽主张童心说,力图摆脱禁锢、独抒性灵,追求知行合一与返璞归真;辛弃疾与陈亮的心灵共振,方以智与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等人的精神蜕变,展现志士在危难之际勇于担当与深刻反省;龚自珍与魏源敏锐观察、梁启超与蔡锷捍卫共和,对黑暗腐朽的揭露与批判,对倒行逆施的抵制与斗争,生动诠释何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。

每个人物的面孔,作者不是简单的描绘,而是以深邃的思想“砥砺”,碰撞出智慧的“星光”。如老子与孔子的碰撞,本质上是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、解构与建构、出世与入世的对话。如同天与地、日与月、阴与阳,他们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;当社会需要秩序与担当时,孔子的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提供勇气;当个人需要超越与宁静时,老子的“柔弱胜刚强”给予智慧。他们的思想如同黄河与长江,一隐一显,一柔一刚,并行不息地滋养着中华文明。这跨越千年的对话提醒我们:真正的智慧往往存在于不同视角的张力之中,而文明的生命力正来自于这种包容性的碰撞与融合。

很多时候,作者通过人物的命运选择,揭示了中国文明何以延续数千年的内在肌理。这种延续不是僵化的固守成规,而是一种“创新中的传承”和“碰撞中的融合”,其中有思想交锋、利益的博弈、人格魅力的吸引与排斥。当不同思想、主张和人才在历史节点相遇时,便展现出惊人的包容力与转化力。如齐桓公与管仲的碰撞故事,超越了简单的“明君贤臣”叙事。它展现了一种基于现实利益与共同目标的创造性合作:君主以胸怀兑换天下,臣子以才能回报信任。他们的碰撞没有走向毁灭,而是融合成一股改变历史的力量。这对今天的国家治理乃至任何形式上的合作,都具有深远启示:最大的智慧,有时不在于坚持己见,而在于能为了实现远大的理想,将曾经的对立变为一个“支点”,在冲突中寻找共识,在差异中整合优势,这或许是“恒管之谊”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。

《中华群星碰撞时》最动人的地方在于,作者用十分克制的笔法还原了历史中真实的“群星体系”——有的圣贤最初是孤立而暗淡的星辰,随着时间的推进、时局的变化,在当时看来遭遇不可逆转的局面,经过不断思索体悟、叩问内心,遇见“另外的星辰”,结果峰回路转,成为相互影响、碰撞、产生化学反应的星群。在《此心光明》这一章,王阳明在龙场手舞足蹈、大声疾呼:“圣人之道,吾性自足,不假外求!”王阳明凝视青灯,看它发光弥漫屋子,心情舒爽。一轮明月,可以照亮漆黑的天空;一盏油灯,可以照亮幽暗的房间;每个人都有一颗心,如灯亦如月,可以照亮这个世界。“圣人之道,全在我心中。”“心即理,理就在心中,何须求理于外呢?”人心本良知,可以感知到天道。但是,有些人的心被外界污染,迷失良知,以致为恶。故此,正心修身,致良知,做到知行合一,才能达到至善的境地。“龙场悟道”是王阳明生命中的重要节点,此时王阳明心学体系已然成形,从此影响后世。作者没有复制历史,因为有的历史人尽皆知,不能“炒现饭”,而是以隽永的笔法阐释新的道理,真正的智慧与力量,源于内心深处的“良知”,并勇敢地具体生活中去实践它、印证它。它是一条由内而外、知行合一的道路,指引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,既保持独立清醒的主体精神,又能以万物一体的胸怀积极入世、承担责任,最终达成内外如一、生命通透的境界。这颗五百年前被擦亮的“心”,至今仍是照亮前行之路的明灯。

历史也是镜子,当我们在书页间“追思”一抹遗迹、一串数字、一种学说乃至一个教训时,历史不再是被概括的结论,而是可触摸的温度、可“自求”的“理”、可遵循的方向。这些群星如同星图上的点缀物,不仅发光发热,也决定了历史星系的真实结构。真正的历史智慧,不在于记住人物的名字和故事,而在于理解那些在不同时空下,以不同方式推动文明前进的多元力量之间的复杂互动。

历史的星空如此辽阔,当我们学会从不同角度理解或仰望时,才能看到更为壮丽的宇宙图景。那些璀璨的星辰,或许正是照亮我们未来的光源。